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黄壽齡

謄録監生臣朱起鳳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六年十一月乙酉朔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劉摯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為辭　工部言營造應納退材當官量長濶徑厚監修或主管人就役兵限五日送受納場務納訖限次日

給鈔仍具収附物數申監掌簿人吏限一日勾銷如違

各論如官文書稽程律至罪止者監修人降罰重難差

遣主管人降一名監當或監修官届終不覺察三次理

為遺闕從之新削

戶部言請廣南東西路應用大棹船

興販私鹽告捕獲雖杖以下罪不以借債運致其船並

没官仍别估價給賞

丁亥左朝散郎祠部郎中楊康國為京東路轉運副使

左承議郎秘閣校理知絳州劉唐老提點秦鳳等路

提刑唐老前與楊康國除君平俱罷言職今與康國俱除監司當考

左承議郎提點秦鳳等路刑獄游師雄為祠部員外郎

左朝請郎河北轉運副使秦中為金部員外郎

戊子翰林學士范百祿言臣前月二十九日奉宣召面奉聖諭右僕射劉摯罷乞出除觀文殿學士知鄆州已進宣告白麻至今月七日竊聞未曽降出誥命者緣臣初無奏禀今則敢不盡愚臣竊以自古聖明之君進退大臣未嘗不厚之以禮義廉耻之分以示人主體貌之

所當然以全大臣始終出處之際如此者無他所以重堂陛之峻使國家等威朝廷理勢尊重而不陵也朝廷初以摯為賢哲以為公忠以為當為輔弼而授之以位任之以政矣及乎言者論其操行改前不克有終其事足以謂之過而審其不宜為輔弼則所授之位所任之政收還之可也如其所請而罷出之也賈誼所謂故貴大臣定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今明詔臣以摯累乞出而有是命臣當是時謹奉

德音更不復有所奏禀者此也既而聞給事中封還麻制人人籍籍傳道其言以為制詞中不著其過失因請留之臣以為陛下始以為賢而相之今聞其非而罷之不欲累其過者足以為賢者諱也亦足以為朝廷重堂陛之峻增崇高不陵之勢也是進退大臣之洪範也若必欲累其過而使四方聞之則是用相有失當而朝廷之體弗重也豈所以重堂陛之峻而增崇高不陵之勢也哉臣竊議論其罪者則恨不行竄殛之罰欲其留者

則恨不能為攀援之計恭惟明詔所處曲盡至當而無疑矣今或言曰如其有過則不當除學士是皆悠悠之談不足以裨國是而廣上德也宰相拜罷繫朝廷用否而已豈以職名與大字為輕重乎是乃禮命之文而非所以寓褒貶之實也伏望聖慈深察至當之體固執已行之命炳如日月公如天地質之典故無可疑者伏望斷自聖意而行之天下幸甚

壬辰給事中朱光庭知亳州初劉摯罷相麻制過門下

光庭封還言摯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逐不辭御史中丞鄭雍言光庭朋黨乞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楊畏又言摯多朋黨必相救援一切勿聽於是光庭與摯相繼俱罷鄭雍舊傳云宰相劉摯用事久黨與中睽雍因劾摯威福自恣天下士爭趨其門宜罷出以收主柄疏入不報不知舊傳所謂黨與中睽者指何等人當考　雍新傳但云劾摯威福自恣宜罷去以收主柄又疏王巖叟等三十人以為摯黨不知雍所謂摯黨三十人者姓名已附十月十八日舊傳乃無此新傳蓋緣元祐編類章疏光庭之封還麻制也呂大防

嘗召光庭諭旨光庭不至故但以本官出此據王巖叟日錄朱光庭再知亳州呂大防以其召而不至又不允其封還麻制故但以本官出簾中殊不怒也當考　孫升行光庭亳州制詞云士之自信特立無愧俯仰行已所志若夫居官守職亦曰奉法循理而已爾雖篤于自信然制由中出命布外庭輕行舉駁則法所不與召之論議則拒而不至特特立獨行之志忘奉法循理之守宜還從橐出守舊邦體我矜容厲汝誠節

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葉康直為兵部侍郎寶文閣直學士知揚州謝景溫知壽州景溫坐薦前通判王鞏及明其在官無過故責之此據景溫本傳舊傳云再知揚州通判王鞏與宰相劉摯姻家朋附蘇軾等為姦邪還朝除知宿州人言在揚嘗贓濫罷之鞏自訴得密州復

以人言而罷景溫薦其有政事材因明其在揚無罪坐是謫知壽州今從新本

詔皇城使嘉州防禦使管勾麟府路軍馬張若訥皇城使太原府路都監知麟州孫咸寧皇城使象州防禦使知府州折克行近以斥堠不明及不豫為清野之備致西賊如蹈無人之境恣行刼掠張若訥降一官充鄜延路兵馬鈐轄孫咸寧降兩官衝替折克行罰金二十斤已而御史中丞鄭雍言麟路州界及諸城堡為賊殺擄人民孳畜燒毁田舍不少若訥等責輕臣恐邊臣觀望愈增弛慢望

推原軍法明示威信少謝一方之民以爲邊臣之戒詔咸寧降監當差遣若訥降充鄜延路兵馬都監克行降一官九月二十九日又明年五月二十五日又紹聖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詔新歷以元祐觀天歷爲名命工部侍郎王欽臣撰序癸巳觀文殿大學士右光禄大夫知河南府韓縝爲武安軍節度使知太原府政目在十月初八日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知太原府范純仁知河南府政目同閏八月十二日當考詔免西京進奉政目九日事附此

己亥吏部言武臣丁憂者給假一百日並不得離任即合給假一百日而欲奔喪或護喪前去於假内可還者聽仍理為在任月日從之舊録特詳今從新録

庚子左朝請郎監察御史安鼎知絳州從其請也鼎劾蘇轍不當故出七年三月鼎責知高郵軍可考云

左奉議郎秘書丞集賢校理張耒為國史院檢討官二十一日為大著

三省樞密院言元祐六年秋季入流一百七十人六年比五年少四十六人又將前次科場大禮奏薦轉官換授人數

比三年分為十二季以一季約一百五十四人有竒并元祐六年秋季入流共二百七十八人除身亡致仕勒停丁憂尋醫侍養分司假滿落籍叙用服闋尋醫年滿比折外其入流少一百三十五人　秦鳳路經略司言乞應沿邉事權許從宜措置廢免緩急拘礙失事從之其陝西河東逐路經略司依此

辛丑戶部言諸州見役投名衙前所歷重難合得支酬見錢願留在官指買場務除見買撲人依合接續再買

外餘並從投狀依額錢指買願三兩人同狀承買亦聽
限滿先給衙前其經減錢場務召人添錢即限滿給賣
價高者如衙前與百姓價等亦先給衙前若已歷重難
錢不及額數但及七分亦許指買所少額錢分四季納
令家人勾當不妨本身差遣如願却交賣與人者不以
錢數多少許衙前收為饒潤從之　中大夫守中書侍
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堯俞清直人又曰金
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對曰堯俞自仁宗時至今始終

一節有德望真可為朝廷惜上輟朝臨奠贈右銀青光禄大夫謚獻簡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燿直而不激勇而温尤為難矣時以雍之言為然舊傳云堯俞在位二年專以朋姦為安身計新傳削去

壬寅左朝請郎秘閣校理守起居舍人陳軒左承議郎集賢校理守起居郎孔武仲並為中書舍人　左朝議大夫集賢殿修撰范子竒為權户部侍郎八年二月八日仍以集賢

殿知慶州左朝散大夫集賢殿修撰黃廉為給事中五年九月十八日為陝西都漕今召入七年正月就職

為寶文閣待制知蔡州左朝請大夫權户部侍郎馬默政目云默徐州二十四日孔武仲繳默詞與實録不同當考

龍圖閣待制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錢勰為工部侍郎工部侍郎王欽臣為給事中二十四日孔武仲駮奏可并此左

朝奉郎直龍圖閣權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文及為

集賢殿修撰知河陽左朝奉大夫成都府路轉運副

使吕陶為左司郎中朝散大夫集賢殿修撰知徐州

楊汲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左朝請大夫右司郎中穆衍權陜西路轉運使初西人自絶歲賜沉然不知其謀諸路嚴戒備禦并勅乘隙淺攻為困賊計久之寂無所聞王巖叟議遣使同列皆云未須遣巖叟宻告吕大防曰今日之事不可忽不知諸路所以備禦者果如何朝廷必皆知其實大敵在前而預遣一使非過舉也大防以為然及於簾前開陳巖叟和之議遂定初欲專遣兩使分五路衍既有是除乃議即令銜命往涇原秦

鳳熙河又就遣轉運判官張景元使鄜延環慶按實以聞凡事干經略司者與經略使有已見必欲面陳亦聽候衍回入奏尋詔衍不候搬家接人先發又賜以金紫服此據王巖叟日録因穆衍辭趣令起發乃二十六日事今并書賜金紫據政目乃十二月二日事亦并書

置六曹準備差遣官政目十八日事當考

癸卯刑部言配沙門島人强盜親下手或已殺人放火計贓及五十貫因而强姦親毆人折傷兩犯至死或累贓滿三百貫贓二百貫以上謀殺人造意或加功而致

死十惡本罪至死造畜蠱毒藥已殺人不移配强盗徒伴殺人元不同謀贓滿二百貫遇赦移配廣南溢額者即配遠惡處牢城餘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州軍溢額者即配廣南牢城沙門島人遇赦不該移配并遇赦不還而年六十以上在島五年移配廣南牢城在島十年依餘犯格移配篤疾或年及七十在島三年以上移配近鄉州軍牢城犯状應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還者各加二年移配從之新本亦有却可無

乙巳吏部侍郎韓川為禮部侍郎　禮部侍郎彭汝礪為吏部侍郎汝礪以九月三日自刑部改禮侍其月十八日范祖禹又為禮侍與汝礪並立及是汝礪改吏侍韓川又為禮侍與祖禹仍並立明年六月十二日川乃出守　政目汝礪吏侍在明年十一月六日

左奉議郎秘書丞集賢校理國史院檢討張耒為著作郎六月十六日自小著改秘丞八年五月十六日黄慶基云

戊申朝奉郎國子祭酒豐稷兼侍講權給事中孔武仲言王欽臣除給事中按欽臣天資淺薄溺於榮利彊忌好勝反覆任情給事中乃東臺獻替之職欽臣豈可居

此詔寢前命 欽臣十八日以工部除給事政日十八日馮熙知徐州二十四日孔武仲繳馮熙詞

實録俱不載附見當考

刑部言外州軍人逃亡於京畿首獲者流以下罪具録所招罪款檢坐條格枷錮送住營或見差出處委本處收管依法施行若無别犯字號分明或逃亡罪無憑照並牒送元逃處勘斷畿縣住營外軍杖以下各準此即應牒送人入京城門内其捕獲者有作賊鏍子并元是配軍及餘犯流以下並先從不應為輕重決訖牒送畿縣減二等本罪徒以上仍不併計已上

未至本所逃走於京城内及畿縣捕獲者於元斷罪遞加二等内畿縣罪止杖一百仍具條牒報從之新削

已酉左朝請郎梓州路轉運判官董敦逸左朝請郎黄慶基並為監察御史敦逸永豐人元符三年四月有傳慶基未詳邑里呂公著掌記云黄慶基表州通判王荆公表弟荆公執政時深欲引用以議論不改沉隱至此近時運判未有能逮此人者又云鴻臚丞又云慶基人多知之

尚書省言廣南西路經畧安撫司奏南丹州捕到强刼山猺賊潘美表根等願依格請賞乞依上祖莫彥殊例降敕告賜紫金魚袋

付刺史莫世忍詔可環慶路都監張存第二將張誠第三將折可適等統兵出界攻討韋州辣韋彊安州川霄柏州及延州祖逋領不經掌等處賊衆獲首級千一百四十八生擒二人此據章楶奏議增入其出界以十一月二十五日也

辛亥詔曰朕獲承至尊休德託於王公之上蒙成慈訓海内晏安恭惟太皇太后有聖德之徽懿居天下之崇高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天地並泰稽歲甲還相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辰仰贊壽祺用致誠祝昔在神

考有奉先獻之禮嘗以此懇請再三興言傷財而誡悉罷永惟大德何報方求尊安之稱此而不圖將何以示孝欽於萬方而達至感於神明乎其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命歳旦日齋在京及天下州軍在城僧尼道士女冠一日内在京于中太一上清儲祥集禧建隆醴泉萬壽等六處宮觀大相國寺十禪院自正旦日各用僧道開建道場七晝夜宮觀罷散日設醮一坐在京外州軍自正旦日辦食設獄三日並支係省錢嘉與臣民共

增吉禱庥幾中外均被餘禧　先是太皇太后諭執政曰今日同皇帝聽政不可比光獻兼恐費國用呂大防曰所費亦不多太皇太后曰亦勿如此言韓忠彥曰陛下謙抑過甚王巖叟曰此乃皇帝一善事不須過有退託遂降此詔詔辭學士梁燾所撰也燾奏臣伏以今月二十三日學士院准中書省送到御批指揮以來年係太皇太后本命歲依典故降詔施行事恭惟皇帝陛下仁明天縱聖孝早成愛敬之心懇至如此詔書一下四

海風傳必使遠近之人歡欣戴仰忠臣孝子益知感勵此誠明主甚盛之舉也臣欲望聖慈親持詔書面陳於太皇太后然後付外區區愚忠願効小補惟陛下采察幸甚焘始撰詔進入上批令於保佑字上增一二句太皇太后曰為尊者意今詔辭有聖德之徽懿居天下之崇高蓋後所增也御集載詔語云有增入處今附此御批來年係太皇太后壬申本命年依慈聖光獻皇后故事合預降詔修設齋會道場設獄之類罷奏太皇太后恭稟慈旨恐費耗國用一切悉罷伏緣太皇太后居天下之尊復保佑朕躬功及宗社大德何報又況有上件典故宜依慈聖光獻皇后故事修設

施行學士院撰詔曰朕獲承至尊休德託于王公之上蒙成慈訓海內晏然恭惟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及宗社人神俱歸天地並泰稽歲中還相之次當慶符本始之辰申賛壽祺用致誠祝昔在神考有奉光獻之禮嘗以前此懇請再三興言傷財面諭悉罷永惟大德何報方求尊安之稱此而不圖將何以示孝欽于萬方而達至感於神明乎具以元祐七年太皇太后本命歲內外合行事件並依熙寧九年正月一日詔書體例施行御批所進入詔本甚得穩當只是於太皇太后序下保佑字上似少尊者之意如居天下之尊意度與添入一二句進入元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增曰有聖德之徽懿居天下之崇高

戶部言應兩戶以上同狀承買場務內有委實無力願退免自召人承續者並先詣官自陳限十日取問同買見開沽人如願

承併限一月依數别供抵當若不願或限滿供通抵當不足許退免人别召人經官承續從之新無可删

十二月乙卯朔禮部侍郎兼侍講范祖禹轉對言四事其一曰伏自祖宗肇造區夏剗削藩鎮分天下為十八路路置轉運副使提點刑獄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專達於朝廷有縣一千二百縣置令皆命于天子其始也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悉歸于州收州之權悉歸于監司收監司之權悉歸于朝廷監司者古

州牧連帥之職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國也縣令者古子男附庸之君也自本朝之法上下相維輕重相制民自徒以上吏自罰金以上皆出于天子藩方守臣統制列城付以數千里之地十萬之師單車之使尺紙之詔朝召而夕至則為匹夫是以百三十餘年海内晏然不惟祖宗仁恩德澤深結於民亦由制置郡縣最得其道前世所未有也夫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令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擇人乎人之

情能者不見異而不能者亦見容則自中人以下幾何
而不惰是以議者多言監司職事不舉祖宗時有考課
之法專考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凡有奏請及功罪
皆書之參之以衆言驗之以行事歲終則較其優劣簡
其能者亦簡其不能者而廢置之舉天下十八路監司
不過數十人欲皆知之亦無難矣夫選天下郡守此大
臣之職也古者天子親之國朝太宗皇帝嘗語宰相曰
朕擇循吏俟選及三百人則天下何憂不理審官院上

新所選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餘人御前印紙歷子太宗親書以賜之其略曰惠愛臨民奉法除姦神宗嘗謂執政曰朕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今二聖垂拱恚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則今日擇郡守乃大臣之職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美惡無差吏部知之為詳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書取當為知州者具其功過舉主而擇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審察之凡當召者使之言二事以上如轉對法或

前任利害或朝廷得失若其言可底行及有功狀與其
舉主多名人則用無疑矣其不及者以次差之其否者
與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罷癃不能任職者與宮觀有罪
者自依舊法降監當官既定其等然後使御史臺糾其
不當者到官則委監司考其課每及一年則以優劣聞
而行黜陟焉如此雖未盡善得人必多矣未有監司郡
守得人而縣令可以容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
宰相宰相察監司而已監司察郡守郡守察縣令朝廷

據其所察而行賞罰此豈其難哉夫有考課而無黜陟
與不考課同今吏部雖以上中下為等具文而已非有
賞罰使人勸且沮也臣伏望陛下明諭大臣使謹擇監
司而專考之使大臣代陛下擇郡守其監司郡守考課
必行賞罰使監司郡守專察縣令庶使天下官吏漸多
得人然後可以言治矣其二曰臣伏見近制舉殿中侍
御史監察御史須通判資序實歷任一年以上人充臣
嘗受詔與兩制同舉㑹議終日無一資序相當可充選

者間有一人應格又衆論未以爲允緣資格之設本以
向者多不拘資序故立此法矯枉過正臣愚欲乞參酌
前後條制裁處其中應舉監察御史取第二任知縣以
上殿中侍御史取初任通判以上更不限實歷一年其
寄禄官並以奉議郎以上所貴易得應格亦經久之通
法也其三曰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之才難得其人仁
宗時每帥臣闕或自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
任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未嘗言乏

才由朝廷養之有素也將帥之選多出于監司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為三司副使其未可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至三路及三路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資歷已多緣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強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是故才與不才

兩皆廢壞而資序一切不用二聖臨御以來又未嘗以遠近為之資序每邊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為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乞復祖宗之時用監司之法邊臣有闕于此選授則可用之人必多矣今監司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却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在三路者或久而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備邊帥之任此所以人才常乏也今若復祖宗之法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來出入

于三路者常多則知邊事者必衆矣其四曰臣聞自古重法以止盜者莫如五代之漢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盜賊衆多敕盜賊無問贓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蘇逢吉草詔意云應盜賊其本家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衆以為盜猶不可族況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鄆州捕盜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民其法可謂重矣然盜賊不為衰止至周太祖時竊盜贓滿三疋者猶棄市太祖皇帝代虐以

寬稍輕盜法累聖仁厚遞加減貸故竊盜遂無死刑然
編勑所定盜贓猶重于律三倍豈可更增重乎臣伏見
熙寧四年中書檢正官奏請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等
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
濟單兖鄆沂等州淮陽軍別立盜賊重法其後又有他
州奏請乞比東明等處行重法者夫溥天之下誰非吾
民今獨視此州縣如度外之人自行法以來二十餘年
不聞盜賊衰止但聞其愈多耳古者閑衣食之源立教

化之官先之以節儉示之以敦朴有邪僻之民然後從之以刑豈有不治其本專禁其末又重法之地皆舉知縣必擇強健之吏奉法除盜視民如讎一切以擊斷為稱職此豈平世所宜為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為舉知縣地分夫天下縣令不可不擇獨此諸縣已先舉吏則不可廢民多姦猾尤須良吏以治之選吏以養民不命吏以敵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為平法庶可變惡俗為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姦惟陛

下無以教化為不急無以峻法為足恃則民皆可使為善矣　戶部請將畿縣夏秋租及房園酒稅等課利應催驅比較事並專隸提點司從之　工部言本部酬賞格小使臣任滿緣黃河洛口物料場監官免短差陞三季名次今看詳向著退背一等酬獎顯見不均欲令向著埽分依法推賞其退背處止免短使從之（新削）　太子太保致仕張方平卒上輟視朝二日成服苑中贈司空方平戒其子孫勿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之乃賜謚

文定政目二日賜韓嘉彦弟穆衍金紫衍賜已附十一月十八日嘉彦當考

丁巳詔三省樞密院并六曹御史臺開封府大理寺人吏並許依舊法三年一試斷案次第推恩　右正言姚勔言伏見禮部郎官葉祖洽貪鄙無狀不持廉節昨自淮南得替入京沿路商販并多置蘆蓆寄炭場官物及寺院堆垛貨賣又與開寶寺僧交往錢物不明借馬逾年逐月以倉麥換白麪及令梢工買木十條還錢虧價又買金銀銅器三簷盜稅入門就京販賣詔戶部尚書

劉奉世體量寄箔借馬換麥皆有實詔祖洽具析以聞

明年二月六日

祖洽知海州

右宣德郎權發遣兩浙路提刑馬城狀準吏部牒都省批降指揮勘會今有身在兩浙父已垂年而其子却用指射家便法授廣南差遣係何人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城令契勘得係右通直郎新差權知連州徐疇有父師民任中散大夫致仕見在本路蘇州居住其徐疇已于今年八月內起離前去連州赴任詔徐疇令吏部指揮罷任侍養令進奏官遍牒施行編錄

卌十二月
三日聖旨

戊午遼國遣使保靜軍節度使蕭僩副使中大夫守太常少卿史館修撰王初來賀興龍節　户工部言應官員赴任川廣福建於半年前荆湖南路于一季前荆湖北路江南西路于兩月前江東淮南兩浙路于一月前其不及千里州軍於入半月並為見闕全差合破船數應差船乘載官員入京輒將所附官物妄作名目於府界諸縣寄納或併與别船并雖無官物已至汴河下鏁

不由在京東排岸司差撥而承受別官司差占回歸者各杖一百從之新本削去

刑部言應自陳是別宅所生子未嘗同居其父已死無案籍及證驗者不得受理從之新削

庚申左朝奉郎知兖州翟思爲國子司業　夔州路轉運判官程之邵爲都大管勾成都府利州路茶事八年五月十六日黄慶基云云

丙寅左朝散大夫守兵部侍郎葉康直卒

戊辰詔皇太后親姪女三人並封郡君　戸部言乞今後應致仕官有戰功曽經轉兩官以上者並許支給全俸從之　樞密直學士朝請大夫知揚州李承之卒是夕開封府火府廨一空知府事李之純僅以身免翌日執政於講筵奏曰火道夕傳報必驚動上曰廹近原廟極可懼執政退相與歎曰言詞雅馴殊有裕陵之風此據王巖叟日録

己巳詔今後應歸明人乞尋醫侍養致仕之類令所在

具奏聽旨

庚午詔禮賓副使楊光震為崇儀副使右班殿直楊光榮為左班殿直三班借職韋光澤為三班奉職以次首領楊貴昇等並從瀘南安撫司奏請補授借職至廵遏將瀘南沿邊安撫使張克明為嘉州團練使以生擒獠賊功也　御史中丞鄭雍言雨雪愆少農事不舉伏望申飭內外督促刑獄以導和氣詔在京委刑部郎中及御史一員開封府界令提點刑獄諸路州軍令監司催

結見禁罪人內干照及事理輕者先次斷訖以聞內府界徒以下罪人罪狀明白不該編配及申奏公事或雖小節不圓不礙大情並許決訖以聞　御批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太史局等處奏有客星初出在參宿度參宿在晉分今河東是也竊恐昨夏賊打刼麟府路殺害人民擄掠人口孳畜不少朝廷雖體量賑濟亦慮體量不實賑濟未得仔細及將來本路糧食別致闕乏三省樞密院商議合如何施行此亦應天一端也如合有施行

即以尋常意度行遣上件星變事因更不行出　是日

十二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寢之此據御集增入十八日遣劉忱體量安撫恐此御集所云寢之誤也十二月末梁燾云云可考

詔呂惠卿光禄卿分司權給事中姚勔封還罷之政目十六日書惠卿光禄分司二十二日書姚勔繳惠卿詞實録並無之按惠卿家傳亦不載此却云六年十一月許任便居住今且因政目附見十六日當細考之三年九月自建寧移宣州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復中大夫崇福官

辛未御史中丞鄭雍言請今後按察官司元奏不當止依法令刑部具因依取旨朝廷酌其太甚者懲責從之

壬申直龍圖閣知鳳翔府謝麟權知渭州　直龍圖閣太府卿劉忱為麟府路體量安撫　先是三省樞密院奏事太皇太后言及開封火發逦景靈宫無風李之純幾不免已令人問之吕大防因言聞有客星在昴畢間臣等不敢呼日官問不知已退未太皇太后曰未退大防曰畢主敵兵恐是今有西事應見於天由此觀之人事不可不謹蘇頌曰畢主趙地恐事在北界亦不可知太皇太后曰已于上清作道場祈禳王巖叟曰天道遠

不可知變見果為何事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當順應
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執政大臣同修政事大
防曰全在修政臣等不敢不用意　初河北被寇嚴吏
累言須遣使庶可以盡事情韓忠彦不以為然大防唯
唯而已餘人皆無可否及庚午御批出忠彦首曰須遣
使明日聚議大防窩元祐令中溺水給錢掩瘗等三事
曰昨日文字行此可矣嚴叟不答徐曰須遣使乃可應
曰遣使亦得嚴叟曰不如便議定誰可使明日進呈遂

以劉忱爲請巖叟又言遣使則可以示朝廷恩意盡邊上事實從之明年五月二十六日孫咸寧等責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知河南府范純仁言昨以禦戎失策累章待罪蒙恩罷帥移知河南府竊恐未厭公議望再行黜責詔范純仁降中大夫初議落職嫌太重欲止降官又以故事宰相必帶諫議大夫官制爲太中大夫今降中大夫或疑之既而以純仁外任遂有此詔　河北東路提刑司言請今後應河埽軍人犯强竊盜殺人放火劫囚及窩

藏賊過致資給作脚指引借助器杖或聽漏落緝捕機謀之類合該刺配者並依配遠近刺配諸州軍牢城如違犯應配即依重役法勒充本指揮下名從之新無政目十八日根究開封府遺火今附見當考

乙亥拂林國遣使入貢　工部言河北京西府界三路今後所買河埽年計物料所差官止買及一萬束許支給食錢驛券從之

丙子戸部侍郎韓宗道為寶文閣待制　權知開封府

寶文閣直學士權開封李之純為兵部侍郎宗道知開封政目在

十八日御史中丞鄭雍言伏見吏部員多闕少堂除遷徙大數遲速不齊非常行之法乞今後吏部所差知州通判人並依舊以二年半為任六曹郎官除合非次遷進外並實以三年為任如以員多闕少即乞量減年月或以差除難定即令少延歲時每有闕員隨才進補不必遽遷如任滿朝廷考察顯有才效雖不次褒擢亦足以風勸在位其堂除知州及監司如非朝廷須合遷召

並不以無名除改詔應内地知州通判除堂除人外並依元祐元年十月四日法差注　戶部言承買場務界滿有欠已根究承買人自已財産及保人抵當納官外尚有欠數承買人委無可納者如無情弊縣州監司次第保明除放訖申本部若已除放而場務尚無人承買者即權行停閉别召人承買從之　工部言盜拆黄河埽纜木岸以持仗竊盜論其退背處減一等即徒以上罪於法不該配者亦配鄰州每獲一人杖罪賞錢十貫

徒罪十五貫流罪二十貫廵防軍人不覺盜每次使臣三次合杖六十從之

戊寅樞密院言昨自元豐軍興以來御前降下陜西河東處置邊防機要處分多是直付邊臣親自收掌竊慮後來移替有失照據詔諸帥臣親收遵行不得下司每遇替移親相交付七年二月八日章楶云云可考

己卯遼國遣使寧昌軍節度使耶律廸泰州觀察使蕭仲奇副使中散大夫守太常少卿充乾文閣待制高端

禮東上閤門使廣州防禦使劉彥國來賀正旦

庚辰詔都水使者吳安持再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初除八年六月二十八日改太僕）先是執政奏事延和語及立后太皇太后曰又選十餘家皆不可呂大防曰若門閥不可雖有容色亦難取王巖叟曰須勲德之家乃可以服天下人之心若太皇太后家有其人正協天下望不須以小嫌為辭太皇太后曰何由知此大防曰外間亦聞之太皇太后曰只為不堪高家亦安有此福大防請召都知押班至

閤子中間當許之少頃見馮宗道梁惟簡于內東門令奏高公紀女年命乞降付據王巖叟日錄已上乃十八日事是日二十六日執政會崇政殿門宗道惟簡來傳聖意云本朝未有一家二后嬿於太盛又恐人物不當上意却成難處既對大防具言之太皇太后因云不堪又容勘得所妨甚重於是高氏之門遂塞大防又言諸王家或有人聞蜀國長主之女前疾今已無他太皇太后曰未也又曰王詵不佳要是長主所出耳此據王巖叟日錄乃二十六日事

辛巳鄜延路經略使范純粹奏臣伏覩朝廷委諸路帥臣時出輕兵為淺攻之計近因環慶涇原熙河各曽出師西人具曉此意今探得西界於諸沿邊對境百里之外各作頭項排布人馬東西相屬意欲每一處漢兵入討即左右頭項人馬併合聚集足以拒戰以地里計較不過一兩日之内彼所聚兵必不下三五萬是彼有以待我也臣竊計漢兵入討一路人馬不過一萬既入賊境不下一二百里彼主我客衆寡相遠若不以術分彼

兵勢則漢兵常少遇賊常多恐非全勝之道竊緣漢兵入討鄰路各不相知聲跡相疎有同秦越彼能併兵拒戰而我不能協力破賊則倒置乖方莫大於此臣願朝廷密詔諸路邊臣凡有所經營俟謀議已定入討有日即令帥臣先期手作書簡以代文檄詳報左右四鄰謂如環慶欲出即東報鄜延河東西報涇原秦鳳無次鄰即據所報謂如河東欲出即報環慶鄜延欲出即東報河東西報慶渭告以決入之日其被報路分帥臣須管立便差選兵將於所定之日引至塞上大作深入之

勢諸路平日必已探得自已對境有無賊馬人戶次第若亦有利可乘須於所定日進兵深入如偶無利可取或近界有賊馬盤泊不可進向亦須嚴飭兵將以其日出塞虛作聲勢不用深入務在牽留得對境賊兵不敢舍此之彼所遇賊兵無併力拒戰之患則四鄰之助豈小補也臣愚慮及此伏乞聖慈相度如何施行即乞速作朝廷之意下諸路遵守純粹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奏此

翰林學士梁燾言臣過被聖恩驅策得侍清光親聞德音要使靜而不擾安而無危內患中國外綏四方隆謙廣問未嘗不及政事之得失臣同天下慶幸陛下

聰明可謂知要已如君臣同德共行此道數年之間必復見仁宗至治之時比觀朝廷之事似未副聖明之本意者臣甚惑之豈大臣不能將明德美究宣睿澤以廣為宗社長久安寧之計歟或者聖意稍怠姦人伺隙得進邪說以眩亂聰明歟臣早蒙知遇擢在言路納忠補報難同衆人不忍不為陛下一言也願陛下察臣之志少加聽焉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治難守天下之治易臣獨曰致之為易而守之為難也蓋自古人主圖治之

初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能行見不善惟恐未能去潛心于萬事幽微之無形用意于衆人思慮之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終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治所以致之爲易也亦既治矣或放其心氣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得矣而忽于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事之微者爲不足慮謂患之隱者爲不足防姦生而不察禍萌而不悟故終致于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治所以守之爲難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

治而不忘亂旣濟卦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葢安有危之理治有亂之機旣濟而猶思禍患之潛伏此皆聖人戒懼于治安無患之時者也恭惟陛下臨御七年于今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刑罰清平賦斂均節姦宄已銷兵革略戢歲物豐穰民力寬暇可謂有治之漸矣守而勿失治道可成正是兩宮持守至難之際也恭惟皇帝陛下進學不倦臨政不怠無宫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佛老之惑無用武之蔽

所以守之者有道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敬明謹濟以大公判别譏邪裁抑僥倖聽斷之間事明理盡照臨之下物無遁情此堯舜之用心也而臣之區區尚以為憂者竊恐陛下以未成之治為大治以小康之俗為可久包桑之慮日懈于心朽索之畏不及于前蓋積累而成者為至難怠忽而敗之者為至易臣區區之忠蓋已面陳伏望陛下不以臣言為愚謹思而審行之臣屢蒙聖恩降旨開納臣未敢以為喜尚書曰知之非艱行之

為艱又曰戒哉儆戒無虞顧陛下必行可聽之言儆戒無虞之事延洪無疆之休天下幸甚貼黄竊以政事之本在於用人朝廷人材純一則政事自然安静但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即是泰道如君子小人混而為一則泰道何緣得成君子小人不可並用猶氷炭之不可同器一長一消自然之理也此在人君常用意於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道可成而天下受泰矣伏望聖明留意于此小人而無材者雖未足畏然亦不可用也小人之性善

于嫉善良為朋邪是不材者使之得路必又將引用小人之有材者以濟其姦終為國家之害此其不可用也決矣其理甚明顧陛下察之人材純一則政事安静而朝廷無事陛下可以無憂無為矣人材雜揉則政事紛亂而朝廷多事陛下可得不慮不勞乎必使邪正判白而人材純一則中外安静朝廷清明矣此治道之要也竊以臣之為道在於盡忠忠之為字謂中心一則為忠也中心二則為患矣夫臣下有愛君憂國與上同德同

心而能奮然當怨排難無慮身顧家之憂者可謂中心一矣陛下察其有是心焉豈不為忠也可踈之乎臣下有外示愛君憂國而其中不與上同德同心不肯當怨排難但務要收恩買譽切切於營私者乃中心二也陛下察其有是心焉豈不為患也可親之乎此用人之要也伏望深留宸念　燾又言臣聞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無先於急賢德以聰明為高而政以忠厚為本夫能判别邪正斷之不疑使竭忠者皆盡節懷邪

者不可亂正斯可謂之聰明矣用得其人則法度齊君子親近小人疎斥恩澤下於百姓歡欣達于四海斯可謂之忠厚矣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至公至正明而有斷皇帝陛下仁孝莊敬靜淵疏通閱天下之事日益多進天下之材日益廣講求祖宗治體日益熟察見中外人情日益詳然而聰明或有所遺而忠厚未至于成者臣竊疑之或者聖心未加意于執要乎今日為政之要在於辨邪正之實也唐李德裕有言曰邪正相攻上惑主

聽正人呼邪人固為邪矣邪人亦呼正人為邪人主何以辨之臣故曰在辨其實也元祐之初至於三四年間正人為陛下論邪正蓋已多矣陛下辨邪正亦已明矣陛下能守之以定而巧言不能移則姦謀自破矣姦謀不行則邪人自消邪人既消則正人之道行而政事不臻於忠厚者未之聞也此獨在聖功之自強爾李德裕嘗為唐武宗言曰舜有大功二十去四凶用十六相不必在武功也武宗甚悅武宗能欣納德裕之忠言信是

聰明之主矣陛下大度謙虚恐未欲遠跡舜之大功顧武宗之欣納忠言誠不難及也臣願爲陛下陳辨實之畧焉所謂正人之實者能推公其心以愛君憂國爲計不附下不罔上樂進善類愛惜生靈臨大節而忘其身事兩宫而一其志爲陛下常求長久安寧之計近思自左右宫庭之間遠慮至於中外海隅之際皆欲得其歡康無事上下一意其爲安靜其功如此者是正人也此類進則聰明開廣内外大安豈不爲國家忠厚之福耶

此類去則無政矣不可不辨也所謂邪之實者縱公急私復仇報怨外陽為忠直內陰懷姦曲其言似忠而其實欺罔也其氣似敢而其實凶險也自謂介特而其實朋黨也自謂純一而其實二三其德也貪禄競進猜忌傾奪專以傷害善良為謀而又附託權要出死力為之鷹犬不憚不恥以肆其毒不恤國之憂危務伸其志不懼上之悔患務行其言其為傾揺多端如此者是邪人也此類進則聰明眩惑內外大恐豈不為國家忠厚之

患耶此類去則無憂矣不可不辨也今聽其言而求其用心之微觀其行而考其處已之端其向背之異有無之殊雖未能盡究而亦可以槩見矣陛下既辨其為邪即當速去之如未能即去之耶多用正人正人既用則邪人知難而或自退或行險以攻正人因其攻正人而去之以示大公因其引退而去之以示大恩二者隨其動而處之不煩掃除之力矣李德裕又當為武宗言之曰陛下辨邪正專委任守之以定朝廷必理此真宰相

之言也盖主意不能定則姦邪得以乘隙而進惑亂聰明也一移其意則憂患從而起尚何致理之望乎聖心從來知其為正人者固不多也惟願記其盡心宣力始終保全勿使小人揺動也如其離間毀敗誣陷之言者此是揺動之計也願陛下自信素知之心而守之以定深辨姦詐之説而斷之以不疑斥其邪人以安正人正人知所依歸恃以無恐得以奮忠竭節畢身圖報則朝廷之理不難致也臣不勝惓惓納忠之至貼黄臣向在

言路得侍清光伏見陛下照物必盡其情偽而量有包容論政深達其義理而語有次序雖古之英主不能過也臣等累曾奏聞以謂邪正不可並用陛下深以為是知邪正之必相攻也今並用矣臣等又謂邪人在外正人在內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在內則害政也今邪人在內矣臣等又謂使邪人少正人多則可治陛下亦以為是知邪人之多則交相朋比損正人之道也今邪人多矣以在內衆多之邪人與寡少之正人並用

勢自不敵豈能久安而終無憂悔乎奈何與日前之聖
意不同邪必有姦人移惑聖意也如不悟則姦邪乘隙
數數進計終至於成其禍此聖明所宜早辨勿為清衷
他日之憂悔也又云伏見聖意欲得臣下之心純一而
憂其二三之紛紛未定也臣謂欲齊羣臣之二三者莫
若言路用純一之臣也願陛下用素所知之正人嘗在
言職風采凜凜為中外所敬憚者處以言官之長其心
一忠于兩宫其言大公于朝廷使四方仰之國勢增重

姦邪小人望風自然消退大臣小臣肅然守正莫不純一無煩聖慮矣惟陛下早定聖意斷在必行可救今日之弊無出於此伏望深留宸念為宗社之福又云陛下自御政以來選用可信之臣能以忠孝報陛下之恩者今在朝廷不過數人羣小怨嫉陰結為朋力謀排陷者不一人也其心欲盡去此數人則姦謀可行大姦有復來之望此數人者方以時事難守為憂孤立難安為懼若非陛下知其忘身忘家當怨去姦有愛君憂國之心

力賜主張則豈能安全至于今日也在于今日之勢尤為難立仰賴聖造終始主張也此數人者亦未足深惜但恐小人復興攻擊轉多萬一如此則為太皇太后陛下即日之悔為皇帝陛下他日之憂此可為大懼也願聖明凝神深慮以杜其漸待其事起而後處則必勢强横難制縱終能制之憂勞亦已深矣今朝廷正人少邪人多誠意不一公道虧損聖意欲削朋黨而朋黨愈結聖意欲絶私邪而私邪愈行此所以政事紛紛未得安

靜也伏望聖慈每當進擬人材之際丁寧審問謹重開

按此處原本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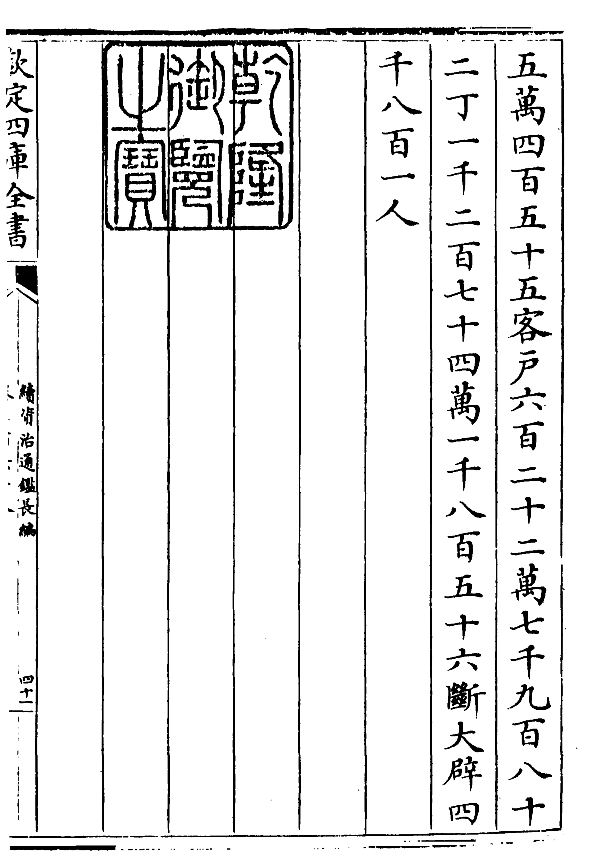
可使私邪漸少朋黨自衰朝廷日有安靜之望聖政日有清明之益此道既行可以緩憂矣小人姦言最是難辨蓋其巧美似忠害善似直狠愎似敢誣罔似公人主聽之一誤則德業俱損若不早辨則終致憂患故聖人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自古人君以為誡此聖明不可不察也又云有向來姦黨已用之人今復在要路者又有姦黨後進之人今在言路者又有小人之

奔競僥倖者雖素非姦黨而今日屈意求助以濟其謀為自進之計陰相交通以白為黑以是為非以無為有專欲惑亂聰明離間君臣傾害忠良此不可不察也其心亦甚易見陛下從來以為正人而有時望者小人必欲陷害也姦黨漸漸復用在朝衆人皆知無一人為陛下言之也此是忠邪不忠耶公耶私耶曲耶直耶且以此一事驗之甚易辨也陛下既辨之亦須早為處分踈理如此則政事漸復清明可以上恱天心而還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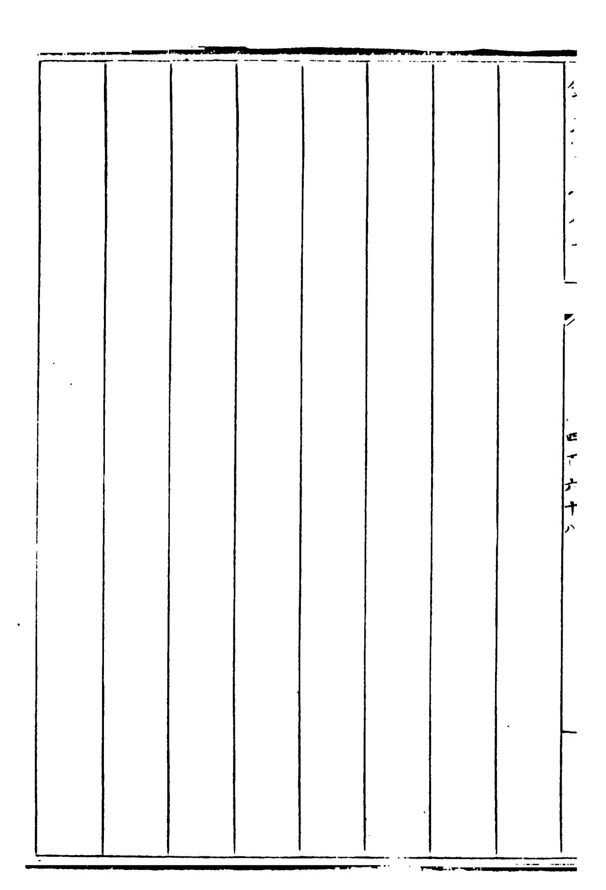
祐矣又云言路必擇守正純一之君子則心公而言直判别是非有補聰明若誤用邪人心私言曲惑亂聖聰唯欲自濟其姦謀此不可不察也燾行狀云七年有司奏客星見燾論之其畧曰客星初變久未退伏上軫聖慈至誠寅畏側席修省謫告之來必主于事事之所起必自於人今姦邪尚多正人至少主聽未專恐其占不特兵飢疾疫之間而已人主之德莫大於知人朝廷之政莫先於急賢云云按燾論知人急賢即此奏也但奏稿乃無客星見等語耳又按御集十二月十六日三省樞密院進呈十一月二十八日賑濟御札有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史奏客星云云燾奏所稱客星必緣此也今并前一奏論奏聖意稍怠姦人伺隙得進邪說並附六年十二月末奏稱陛下臨御七年蓋自元豐八年至元祐六年實七年也若

元祐七年則不得云七年行狀附之七年誤矣六年十一月一日劉摯罷相二十八日太史奏客星云云燾兩奏決在六年冬所稱邪正並用邪人多邪人在內與前日聖意不同必緣摯為楊畏等所攻故也又稱言路當用純一之臣其指楊畏等決然無疑更須詳考之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太史所奏客星出參舊錄亦于十一月末書客星出參掩廁星明年正月末又書客星隨天運行入濁不見至三月辛亥奎宿間消伏新錄並因之今兩朝天文志云元祐六年十一月辛亥二十八日客星出參宿度中犯掩廁星主有暴兵米貴晉分兵災士子二十九日犯九游星十二月癸酉十九日行入奎星內主邊兵動至七年三月辛亥乃沒

是歲宗室賜名換官者五十四人　天下上戶部主戶千二百四十二萬七千一百一十一丁二千八百七十



五萬四百五十五客戶六百二十二萬七千九百八十二丁一千二百七十四萬一千八百五十六斷大辟四千八百一人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九至七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檢討臣彭元玧

謄錄貢生臣章松雲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百六十九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七年春正月甲申朔樞密院言永州蠻猺因乏食出没剽刼除已賑濟外欲詔安撫鈐轄司募勇敢效用人及暁諭猺衆能自相捕依格給賞應合添使臣處選有才略三兩員量帶兵甲於要害處掩殺毋得妄誅從

之

乙酉樞密院言遼使耶律迪病且殆緣通好已來未有故事今用章頻王咸宜奉使卒於契丹北人津送體例比類預立畫一送館伴所密掌之如迪死即施行從之

迪尋死於滑州送伴使校書郎呂希績等以聞詔賜下饗器幣賻贈等就差知通利軍趙齊賢假中大夫充監護使詔遣内供奉官王遘馳驛治喪事特賜迪黄金百兩水銀龍腦以殮正月八日范祖禹乞不還開封府奏議可增入仍考從違

辛卯禮部侍郎范祖禹言準尚書省批送工部狀乞遷開封府於舊南省令禮工部與將作監同勘當者臣竊以開封府自太祖皇帝開國建置於此太宗真宗皆甞尹京潛龍故迹至今存焉昨因廨舍遺火逼近原廟遂有遷改之議若以火而遷則廟之東北皆有民居比之開封尤更不逺火何可防又舊南省已為試院今欲以開封府為試院豈可不嚴火禁乎若以開封敲朴之地不可近原廟則景靈宫在祖宗時已有列聖神御比之

今日輕重亦均若以狹隘而遷則祖宗以來官吏所容亦足以治事且開封非貯火之所但長吏與僚屬住家於其中爾比之民居孰為難防當申嚴火禁或築墻以為隅限亦可以備患矣今乃欲改已成之試院為府廨百三十餘年之府為試院此兩大役營造不小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了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勞若人力虛費國用無大利害不必遷也今若因舊興葺稍徙近南比之兩處營造功賞猶小凡官

舍數遷改則民心亦不定不若因其故便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稱之蓋為國者姑務省事不欲多變革也伏望聖慈更賜詳擇其從違當考

甲午朝獻景靈宮　正字宋匪躬為秘閣校理

乙未詔尚書左丞蘇頌撰皇后册文并書

丙申詔宗室祖免親參選常許不拘名次路分陳乞指占差遣一次並替任滿闕初任並與監當須職事幹集

操守修飭有監司或長官同保明與親民内選人與録事參軍即別有縣令舉主二員内一員職司仍通注縣令其無保明者並依外官條例從尚書省所請也

丁酉幸凝祥池中太一宫上清儲祥宫大相國寺還御宣德門召從臣觀燈他日三省樞密院奏事邇英呂大防言元夕晴霽遊人甚樂上亦曰且得晴霽大防曰雖人主遊幸本是為民韓忠彦曰為民祈福爾蘇轍曰為細民經紀大防曰如唐時供帳排辦皆出於京兆京兆

皆取於民自祖宗以來並令官中應辦以此見祖宗愛民之意王巖叟曰累次進讀祖宗愛民之事陛下必一一在聖意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今陛下既已知之願陛下常存之於心思所以力行之則祖宗之美復在陛下上嘉納之

庚子龍藩進奉人安化將軍龍以𥑮等並為奉華將軍奉華將軍龍以報等並為武寧將軍安遠將軍龍以萬等並為寧遠將軍龍以庭龍延𨑳等並為保順郎將

辛丑左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提舉洞霄宫鄭穆卒

甲辰以遼寧昌軍節度使耶律迪卒輟視朝一日先是太常寺言典故無例輟朝用節度使葬格特輟一日迪喪所過州致祭守倅皆再拜知瀛州蔣之竒以為生覿且長揖奈何屈膝向死者乃奠而不拜識者韙之政目十四日北使死依節度使輟朝

户部言廣南西路轉運司奏本路融柳鬱林廉邕等州及鄰近全州灌陽縣各産鐵甚多已依陜西等路條例鼓鑄鐵折二錢與本路銅錢兼行看詳

湖廣江浙銅坑近年所收僅足上供而廣西銅錢稍稍流出徼外歲仰東路銅貨亦無由永遠應副若比類陜西兼行恐通行日久私下復有陜西輕重之弊欲令廣西轉運司先且蹈逐拘收本路出鐵坑冶召人採納如可鼓鑄選官併工鑄大錢及一十萬貫令與銅錢兼行唯得於本路行使向去民間鐵錢漸廣即具實聞奏立定銅錢鐵錢並行分數法從之

乙巳環慶路第七將内園使張誠特遷兩官權發遣本

路都監皇城使本路都監張存為遥郡刺史賞淺功之勞也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誠存出兵　詔陜西河東保甲兩丁之家與免上番差使遇軍馬戍邊本州縣闕人廵防聽勾抽於本州界上番　責授左武衛將軍張誠一為右武衛將軍提舉明道宫朝散郎范峋不復職特遷一官誠一元任相州觀察使以穿父墓取犀帶得罪峋元任直龍圖閣權府界提㸃以應副山陵奏事理曲落職知臨江軍至是從刑部檢舉也　太常寺言本朝因唐之舊以御

史為監祭使輪知太常寺禮院官監禮近年以博士為獻官遂罷監禮惟御史專視祀事然御史多闕員博士雖可權攝監祭又或不赴遂以他官攝事無所督察乞每祠以博士監如故從之

丙午詔勿受尚書右丞蘇頌乞致仕章奏此據御集

丁未知鄆州觀文殿學士劉摯知大名府知大名府資政殿學士張璪知揚州知潁州龍圖閣學士蘇軾知鄆州御史中丞鄭雍言北京重地劉摯前宰相以前宰相

守重地未為過然而摯兩月前方以罪去陛下之威令方行於天下摯之罷相省咎未數十日而遽遷重鎮天下之人得無疑前日之罷摯為非而又疑今日之遷摯為速也伏望斷自宸衷追還劉摯新命以協公論雍又言竊謂摯以不公擅權公議不與陛下聖明照見迹狀罷其相位雖不明言其罪而天下共知纔經兩月遽遷重鎮使中外聞之何以示信伏望斷自宸衷早賜追還新命　殿中侍御史楊畏言臣竊思摯昨備位宰執不

能盡節一心以圖報効背公死黨敢擅威福反覆懐邪罪狀非一陛下照知姦回俾以善去德音睿意照於日星自摯去位薦紳大夫莫不相慶以謂陛下大公無私如此誠廟社天下之幸而朋邪罔上之風庶幾不戚而自化矣按摯具位宰相一朝罷去天下知其不職有罪曾未三月遽移大郡使朝廷勸沮予奪之權有所不明而凡與摯朋比受其私恩之人必皆鼓舞以謂摯已還重鎮行且復用姦言眩衆不為無害而流俗觀望亦必

有妄意朝廷之心恐非所以示天下伏望睿慈特賜寢罷以厭公議　畏又言摯近移知大名府命下之日公論沸騰臣不敢泯默已具論奏乞朝廷追寢敕命未聞指揮臣愚昧竊惟朝廷大政莫重於勸沮予奪之權今以罪去之人到任不及兩月遽有遷動不惟使衆人觀望疑惑誠亦未諭大臣所以進擬之意伏望陛下睿明深加照察使去位之姦不能寖長以明朝廷威令　殿中侍御史吴立禮言竊以朝廷罷免大臣謫命固有輕

重恩禮固有厚薄蓋因其輕重厚薄之際所以明賞罰而示勸戒也比觀近歲宰臣出守外鎮若無故而罷則必優進美官加大學士以寵之苟縁罪去則止以學士補外未嘗進秩縁摰近自右僕射出知鄆州既不轉官止兼學士及其行也仍放謝辭方是時臣雖在外不知所以罷免之因然觀朝廷退之之禮固已甚薄則以罪而去從可知矣今到任曽未兩月而遽易重鎮不惟留守陪京復兼一路綏撫之寄牽復太速物論未平伏乞

聖慈斷自宸衷追寢新命庶幾賞罰昭明下厭公議從之操與摯皆不遷蘇軾改揚州（軾改揚州在二十八日今并書）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軾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水反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潁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刼殺被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

者喋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擒此當力言於朝乞行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命弓手往捕其黨而躬往捕遇獲之然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為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軾當遷以符會軾考軾謂已許直方卒不報　詔通泰州捍海兵士諸處不得勾抽雖有朝旨差出亦令本州執奏特許存留違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遇赦去官原減發運使范純禮請

也　工部侍郎錢勰為户部侍郎

戊申荆湖南路鈐轄謝麟言乞依舊制邵州邵陽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户選差充土丁弩手與免科役七年一替排補將級不拘替放年分作兩番邊寨防托不得雇人每遇上番依禁軍例教閱武藝及專習木弩如妄有役使並依私役禁軍敕從之

已酉羅番遣使貢方物　詔沿邊城鎮堡砦委本將選差醫工一人月給藥錢八貫遇隨軍出入給馬一疋二

年一替顧再留者聽時慮諸將在外雖有軍醫不能診治故有是詔　詔岷州并通遠軍威遠鎮鑄錢監官任內鑄到錢除支費外每淨利錢三萬貫減一年磨勘幕職州官占射差遣六萬貫循一資二員者分受　步軍副都指揮使徐州觀察使涇原路經畧安撫使知渭州劉舜卿召還宿衛卒於道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毅敏

左朝請郎集賢校理知潤州崔公度為起居郎公度辭之復知潤州公度知潤州在六年閏八月六日政目於七年六月二日又書公度知潤州實録無

之今并此八年六月八日除秘少右朝請郎秘閣校理徐王府翊善喬執中為起居舍人右朝請郎歐陽棐為禮部員外郎工部郎中蘇澥為徐王府翊善左朝請大夫魏廣為徐王府侍講二月四日楊畏姚勔論廣

辛亥詔逐路帥臣檢會元祐二年所上捍禦邀截策畫參議豫為計慮毋令緩急誤事仍密具利害以聞此當考詳

壬子詔以靈壁鎮為縣從轉運提刑司請也　尚書省勘會諸路近參行差役雇募之法其間未便事件隨宜

增損務寛民力前後詔㫖非不丁寧訪聞州縣不切奉行以致差徭輕重失當或令役人陪備或占役錢不盡雇募假如一州年収役錢一萬貫累留不得過五分即是合留五千貫止更不樁留如有見在及三萬貫只合存留五千貫外其餘二萬五千貫并年内所収錢數并合依條支充雇錢若見在未及五千貫據所少數貼留但及五千貫即止按察官司亦無糾劾竊慮浸壞大法正月二十九日奉聖㫖詔令諸路運使提刑司遍行指

揮諸州縣當職官悉心依法推行務在詳究法意均當無擾候施行訖具次第申尚書省仍仰監司官常切檢察如有違慢並具因依奏劾如州縣奉行均當無擾即歲具保明申尚書省其諸縣亦仰本州依此檢察仍先次施行編錄册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聖旨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可考

環慶路經畧使章楶奏夏賊狂悖不知天地亭育之德還其土地而寇掠愈甚給以歲賜而侮慢益深然則豺狼之性貪婪之心恩果不足以撫其衆信果不足以使之孚天

威赫怒遂下攻討之詔朝廷本無負於小羌而蠢爾蟻聚蓋自取滅亡之道也臣叨護諸將嘗陳淺攻牽制之策朝廷兼採羣議略施行之矣臣再惟夏國之地廣袤僅四五千里其民散居於沙漠山野之間無城郭之固無營衛守戍之兵嘯之則能聚既散則難復然所以能長為邊患者舉國併力專寇一路爾夫以數十萬之衆操戈被甲而來一路之兵固不足以枝梧也宜其鼓行深入抄掠俘擄無所忌憚未嘗不得志而還前日涇原

河外是也伏覩詔令累下授以淺攻擾耕之策賊衆大入則使堅壁清野謹防深入冦攘之事臣竊謂淺攻擾耕止可為西賊皮膚之患不能病其心腹又堅壁清野足以備冦爾未足以制冦也夫制冦之術不伐姦謀而專待其來以自全之計則賊之氣何從而沮賊之力何從而屈哉彼氣不沮力不屈兩敵相持掩以歲月宿兵於邊則憂其老不伐其謀則取其侮駈𢾾居民保聚於城郭不可以常也夫兵固有先虛而後實者何以言之

賊計狡獪每有嘯聚未嘗不屯於兩路之間聲言入寇某處或更在數百里之外知吾催收人口入城郭則偃然不至不收無備則倏然必來又番漢之民豈無牛羊犬彘之畜室廬門戶之具捨之而去則有毀敗攘竊之慮遷之以行則勞於奔走挈負一歲之間茍至於再三吾民亦將自困矣況於耕作刈穫之時妨害農業豈曰小哉然則堅壁清野果不足以制賊明矣不於此時圖惟策畫以制其命則恐興師勞衆未有休息之期也臣

夙夜計慮思有以上報主恩敢陳破賊伐謀之策謹列於後一陜西河東六路帥臣之所治惟環慶切近賊之巢穴勒兵出塞掩襲不備可以戕其腹心最為順便臣故陳諸路更相助順之略以伐其謀仍以本路為先夫區區小羌自寶元慶歷以後未嘗不舉國併力攻吾一路使我師不敢為之敵可以謂全勝之策也堂堂中國奄有四海億萬之衆濟之以節度之師何所施而不可誠能取彼之策出其不意反加於賊則何賊之不滅何

功之不成哉恭惟神宗皇帝挺英武之姿有混一寰宇之志不幸所委非人所建非策嘗興師深入矣乃無尺寸之功嘗拓地進壘矣或有覆軍亡將之辱民苦於轉餉而關陜虛竭兵疲於征討而亡逸自如傾天下之財委於一路如填溝壑而賊氣不少衰者何耶盖先勞其衆不恤其本議論攻取未嘗揣度可否宜乎卒無成功也臣今日之所陳不敢乞廣益師屯當思横費也遇出塞欲令鄜路更相資助還塞則復歸本道不敢乞差夫

運糧當思先固其本也故欲雇蕃部富贍之人以驢畜般運伺賊衆嘯聚未集之時攻擣虛處或兵馬已散之後掩其不備討擊抄掠皆委主將隨宜措置旬日之間即令還塞一路之師既歸少使休養他路乘間伺隙更迭復出終歲之間苟能且令三路出師諸路兼行淺攻擾耕之策則小國腹背受敵之不暇彼將有俘擄滅亡之憂豈復能大舉而入境哉不一二年間自當面縛款塞制賊之命此為上策一賊人知我六路之兵各有分

守以為未嘗敢越境以相資今出其不意且合三路之衆深入攻討必獲全勝勘會本路漢蕃之兵除州縣城寨防拓及留將官守禦外所合遣者不過二萬五千人馬六千疋兵勢甚輕不足以駈除豺狼覆蕩巢穴欲於鄰路不係邊面所駐之兵輟假五七日或十餘日併力攻討内鄜延第一將在延安府第八將在河中府第九將在鄜州三將騎兵約有馬二千疋其間亦有新馬未堪戰陣必須揀選下三二百疋欲乞令本路於諸將下

更選募抽摘添差騎兵共及三千三將之步人共選募勇壯兵卒七千人成一萬之數又如涇原第一第二將在渭州第三將在原州第七將在德順軍第八將在治平寨第十一將在永興軍第十二將在隴山第四將在綏寧靖安寨此將兵馬若出寨之兵不由此路則更不差八將之騎兵盡乞差撥仍於步人内揀選二萬人合三路兵馬七萬餘衆矣可以號十萬而行馳逐賊境誰敢當我哉今所假隣路兵馬非謂當賊衆嘯聚之處妄有舉動須探伺得人

馬分散近邊人户悉已還家方為此舉只乞朝廷嚴立約束預降指揮候見本路關牒火急應副一二路之兵約七萬餘衆所資糧餽不為不少勘會環慶二州蕃部脚乘稍多自來行兵出塞皆以自隨今已根括所有駱駞驢騾之類可以資行軍之用假有十分内將三分令蕃部自用七分和雇齎糧專運漢兵口食駱駞每頭運糧三石支錢四貫文省驢騾每頭運糧一石支錢二貫文省今來擘畫大抵依放淺攻之計只是須合於蕃界

劄寨少駐軍馬散遣騎兵討擊出寨之後只五七日遠不過十日而漢蕃軍衆亦人自賫五七日乾糧又每至其處發掘窖藏自可因糧而食所備脚乘般載須當預防闕乏以備緩急之用今興師旅不止討擊兼行招撫一夏國賊臣梁葉普挾恃其妹梁氏之勢輔立非威明氏之種以為國主誅逐威明親族潛萌篡奪之計久矣虐用其衆冀幸成功妄肆殺戮𢊍幾人服而又嘯聚無時舉兵無節民疲於點集家困於資助内外之人無不

浴怨憤怒欲食其肉而無由也本路不住有落蕃人投
來及歸順蕃人皆能詳道其事若今下詔許其並邊之
羌納款歸命錫以爵賞金帛旌以服章銀器各許其耕
墾故土自為籬落效順者必衆所有擬定招納爵賞錫
賚則例已具狀奏聞一夏國之先本非强盛自靈武失
守奄有横山之地其俗獷悍其民勇鷙長於弓馬馳驟
山嶺谿谷之間如踐平地此其能取勝於漢兵也自元
昊舉兵逆命敢以猖狂妄行者横山之衆良有助焉又

其地巇險其土饒衍西賊所恃以為固所仰以為生者皆横山也横山之北沙漠限隔今若磨以歲月乗其衆怨徐議進築堡栅據要害擅地利因其歸附之衆使之耕墾招置漢蕃弓箭手數千人以壯屏蔽然後戍兵可省糧饋之費可損横山幅員千里彼見我盡得形勢皆不敢安居耕作非徒横山不安也靈夏豈無憂懼哉進築之議臣今且開其端候出兵有效夏國力屈然後方敢圖上方略以聽朝廷采擇一合用隣路將官欲乞於

将副内指名抽差一員一合用大小使臣欲乞於本路他路得替待闕不拘有無過犯之人權差充陣敵使喚如尚闕少乞於吏部尚書侍郎右選擇少壯敢勇曾經戰陣立功該賞之人共二十人乘遞馬給驛券前來一勘會本路總管李浩久經戰陣在熈河蘭岷屢嘗出塞動有成功其人果敢有謀不妄舉動漢蕃之人素所信服臣累與李浩謀議皆與臣合亦嘗持此奏示浩以謂皆可施行今乞朝廷特降指揮如將來遣師出塞專委

李浩統制二路兵衆攻討進止並聽李浩處分右謹件如前所有邊機奏狀共五道并對境地圖一面今遣臣男知河中府司録叅軍管幹書寫環慶路經略都總管司機宜文字綜齋請闕庭伏望聖慈特賜詳覽或可施行伏乞早賜指揮黄貼子臣自到任經營謀慮收釆衆人之議斷之於心非敢妄舉所計合用之兵須及七萬人乃可破賊苟裁損其數或雜用東兵萬一臨敵誤事臣實係首建此議之人雖被誅戮固無所恨誠恐上損

國威枉傷人命敢乞聖慈照諒又隣路更相資助不損
兵勢不耗國財最是長策竊恐好事者欲沮此議以為
逐路兵少或有他虞檢會神宗朝收復熈河開拓五溪
征討交趾瀘南皆於陜西沿邊抽那兵馬或經歲月尚
未還營是時沿邊不聞有闕況今只於隣路假輟使喚
不過旬日兼是非邊面之兵欲乞朝廷深賜鑒照主張
施行又諸路資助兵馬共圖破賊此更互之事也若不
合心并力以早破賊為意亦恐論議不一奏請紛紛至

期誤事為害不小臣欲乞嚴立約束或乞檢會律令行下又勘會遣兵出塞事體非輕全藉得力大小使臣驅使如將來出塞乞許本司關牒隣路指名抽差準備將領或準備差使大小使臣三兩員應副陣敵使喚本處不得占留回日立便發遣歸本任又將來發兵内本路兵馬欲取環慶州界擇利塞鄜延涇原兵馬令勾抽於近裏前來環慶州會合或只於沿邊出界欲並令李浩臨時相度處置所貴不失機會

稟以七年正月二十日奏此附見月末徐考之

十月十二日棨本

傳云云當考核